四庫全書

子部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四

唐 瞿曇悉達 撰

器服休咎城邑宮殿怪異占

器用休徵

琅玕 白玉 白玉赤文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為用則琅玕景宋均曰事神明得理則琅玕有光景也

禮稽命徵曰王者得理制則澤谷之中

有白玉出　禮稽命徵曰王者制禮作樂改損祭器得鬼神之助則有白玉赤文像其威儀之狀

玉英　玉芉　玉典

瑞應圖曰王者五常並循則玉英見又云王者服飾不侈則出又自正飾服不踰祭服乃出　孝經援神契曰玉英石華王者尊卑不失其服則見又曰神靈滋液則有玉英宋均曰玉有英華也　瑞應圖曰玉芉者師曠時來至雜紫綬　又云王者慈仁則玉典見

玉璜

尚書大傳曰周文至磻溪見呂尚釣魚文王拜尚云望釣得玉璜刻曰姬受命佐撿德合于令昌來提鄭玄云釣得魚魚中得玉璜也佐撿猶助提者取也半璧曰璜　瑞應圖曰王者循五常則出

玉璧　玉瓮

瑞應圖曰王者賢良美德則白玉出　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不隱其過則玉璧見愍帝建武元年江寧民虞廸墾地得白玉麒麟璽一枚文曰長壽萬年安帝義熙十二年左衛兵陳陽於淮水中得玉璽一枚　瑞應圖曰

玉甕者聖人應也不汲自盈王者飲食不流離下賤則出

玄珪

尚書琁璣鈐曰玄珪則出刻曰延喜（禹功既成天佩以玄珪也）瑞應圖曰王者懃苦以憂天下厚人薄巳卑宫室而盡力乎溝洫則玄珪出禹時天以賜禹又云四海會同則玄珪出

金車　金勝　銀甕

瑞應圖云王孝至孝仁德廣施則金車出舜時見於帝廷　孝經援神契曰金勝者象人所鏤勝而金色四夷來即出　瑞應圖曰世無盜賊凶人則金勝出又曰浸潤不行姦盜靜謐綈繡不用則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金勝者仁寶也不斲自成光若水月四夷賓服則出穆帝永和元年陽穀民得金勝一枚長五寸狀如織勝後桓溫平蜀路此四方來服之應也　瑞應圖曰王者宴不及醉則銀甕出

明珠　明月珠　珠英　珠鏡　地珠

禮記威儀曰君乘金而王其政象平則海出明珠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淵泉則海出明珠（珠可照闇也）　瑞應圖曰明月珠者介鱗之物魚鹽之税通守什一則海出明珠以給王者　禮記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遠方神獻其珠英（有神聖故以其地所生來獻舜時西王母獻益地圖玉琯者是也）　援神契曰神靈孳液百寶為用則珠鏡見（事神明得理則大珠有光耀可為鏡）　瑞應圖曰王者以才為寶則地珠出

大貝　琉璃碧

禮記威儀曰君秉金而王其政蕩平則海出大貝　援神契曰德至淵泉則江出大貝　運斗樞云先德則江吐大貝　瑞應圖云王者不貪財寶則海出大貝大可盈車又曰王者不匱則出　援神契云王者行政神明得理則琉璃碧見　瑞應圖曰王者不多取妻妾則碧琉璃見

蘇胡鉤　珊瑚鉤

援神契曰王者要誓信則蘇胡鉤出　瑞應圖曰王者棄玩好之物則蘇胡成其鉤而出　瑞應圖曰王者敬信則珊瑚鉤見

神鼎

瑞應圖曰神鼎者質文之精也知凶知吉知存知亡能重能輕能不炊而沸不汲而滿中五味黄帝作三鼎象三辰大禹治水收天下美銅以為九鼎象九州也王者興則出衰則去　說苑曰漢孝武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甘

泉宮羣臣上壽賀曰得周鼎侍中吾丘壽王曰周德
始於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太王成於武王顯於周公德
澤上暢於天下漏於泉上天報應鼎為周出今漢自高
祖以繼周昭德顯行六合和同至陛下而愈盛天照有德
而寶鼎自至所以遺漢此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羣臣
皆稱萬歳賜壽王黄金十斤　晉中興徵祥説云王德
盛則神鼎見神鼎者仁器也不炊而沸不汲而滿烟煴
之氣自然而生世亂則藏於深山文明則應運而至故

禹鑄寶鼎以擬之成帝咸康八年陽穀民劉珪夜見光
取得鼎一枚外圍四寸此文明之應也

丹甑　瓶瓮

援神契曰丹甑者不炊而自熱五穀豐穰則見　瑞應
圖云王者棄淫汚之物則丹甑出又曰化行年豐即出
瑞應圖云瓶瓮不汲自滿王者清廉則出又曰接於
末賤則出

白裘

瑞應圖曰王者以身率先人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則獻白裘禹時渠搜民乘白馬來獻禹貢渠搜山名西夷衣皮見禹功成皆來服也又云王者政本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其先則獻白裘又云王者德茂不恥惡衣則四夷來獻白裘　黄帝時南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器服咎徵

鍾自移　鍾自鳴　鍾不鳴

天鏡曰鍾自鳴移處君不安不出年　春秋潛潭巴曰

天子鍾自鳴下土動兵　兵書曰鍾無音士卒怒欲攻戰

鼓自鳴　鼓不鳴

潛潭巴曰庫兵動鼓自鳴　天鏡曰鼓忽夜鳴有敵人來　兵書曰金鼓無故自鳴軍中當罷且有功名　兵書曰金鼓無故忽無音響者邑且降　漢書五行志云李陵擊匈奴夜擊鼓起士不鳴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何耶軍中是有女子乎搜軍中得卒妻皆斬之

角自鳴　角不鳴　巾箱中有鼓角聲

天鏡曰國君角自鳴有伐者　天鏡曰角吹而不鳴不宜征伐　異苑曰晉孝武大元末每聞巾箱中有鼓吹鼙角之聲又曰護軍府軍鎧甲錚錚有聲遭王敦之變

刀劍自拔自鳴

京房曰君刀劍無故自拔與其室相去君且殺　地鏡曰刀劍無故自拔出及光有聲者憂兵傷若有血汗

京房云君刀劍無故自鳴他人無聞者而君獨聞之妻

妾且殺其君　兵書曰將軍劍無故自鳴他人不聞已獨聞之此名婦為人殺之象

忘豹尾

晉中興書曰海西公初即位忘設豹尾聖人所以豹變也而海西豹變之日非所忘之時天戒若曰忘其豹尾亦不能終也

車奔　咼淪　咼震

天鏡曰國君車奔不出三年有喪事　墨子曰桀無道

九咢淪　洪範五行傳曰周烈王二十三年咢震金失也金震木動之也咢者宗廟之器咢震木沴金失之象

冶鐵飛

漢書五行志曰武帝征和二年春涿郡鐵官銷鐵皆飛去其三月涿郡太守劉屈氂為丞相後月巫蠱事忽興帝女陽石公主與太僕公孫敬聲下獄死掘蠱太子宮太子與母皇后議恐不能自明乃殺江充舉兵與丞相屈氂戰死者數萬人太子敗走至湖自殺明年屈氂復

坐祝詛腰斬妻梟首　成帝河平二年正月沛郡鐵官鑄鐵不下隆如雷聲又如鼓音工十三人驚走竟還視地地陷數尺鑪分十二鑪中銷鐵散如流星時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秉政丞相王商與鳳有隙鳳譖之免官自殺

竈釜鳴

地鏡曰宮中竈及釜甑鳴响者不出一年有大喪　郭璞洞林曰卷令施安上家釜九鳴旬月之中尋有九喪

臼中水出

京房易傳妖占曰臼水出大臣咎　地鏡曰水忽出臼中臣為咎且將大水　帝王世紀曰初力牧之後曰摯其母曰始孕居伊水之濵夢神告巳曰臼出水而逺走無顧及明視臼中有水即告隣而走東十里乃顧其地盡為水矣　伏候古今注曰成帝建始二年太原祁安縣民石臼中水出如流狀稍益至滿臼民夜謡曰水大出走上城後三年女子陳持弓聞謡言大水至走入掖門

至省中官吏大驚上城

秤斗改小　飲食自亡

天鏡曰人君改小秤衡斗桶是謂裂德五穀不入倉民流亡大饑　京房傳曰君飲食無故自亡君且失位凶

床自動　床自亡　帳幕自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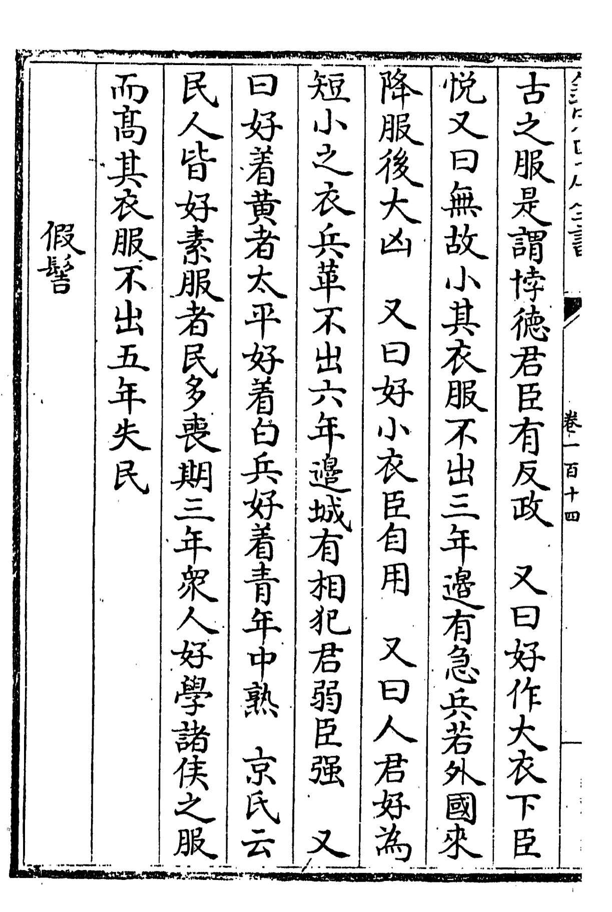
京房傳曰君床無故自動君且移居　兵書曰將軍坐床無故自動臣下欲殺之　又曰君床無故自亡去君且去　兵書曰將軍帳幕無故自動人散走各歸其鄉

羽扇

晉中興書曰舊為羽扇柄者刻木以象骨用十毛取全數也中興初王敦始改用長柄使下出可提減其羽用八識者以為柄使可執用 是敦執國柄之象也毛減用八者是羽翮損少之應也

幓頭

晉中興徵祥説曰太元中人不復着幓頭亦服妖也象人君獨立無親戚也 天鏡曰人君及民無故違國制服工



古之服是謂悖德君臣有反政　又曰好作大衣下臣悅又曰無故小其衣服不出三年邊有急兵若外國來降服後大凶　又曰好小衣臣自用　又曰人君好為短小之衣兵革不出六年邊城有相犯君弱臣强　又曰好着黄者太平好着白兵好着青年中熟　京氏云民人皆好素服者民多喪期三年衆人好學諸侯之服而高其衣服不出五年失民

假髻

左傳曰鄭子臧好聚鷸冠張晏曰鷸鳥赤足黃文以其毛飾冠韋昭曰鷸翕翠鳥也鄭文公惡之使賊殺之劉向以為近服妖者也一曰非獨為子臧之身亦文公戒也初文公不禮晉文又犯周天子命而伐滑不尊敬上其後晉文伐鄭幾亡國

冠墜

漢書五行志曰昭帝時昌邑王賀遣中大夫之長安多治仄注冠應劭曰今法冠是也李竒曰一云高山冠本齊冠也謁者服之也賜大臣後又以冠奴劉向以為近服妖也時王賀狂悖聞天子不

豫弋獵馳騁如故與騶奴宰人遊居娛戲驕慢不敬冠者尊服奴者賤人賀無故好作非常之冠暴尊象也以冠奴者當自至尊墜至賤也

冠衣改變

續漢書曰靈帝光和四年作列肆於宮綵女為商販更盜竊帝著尚服飲食宴觀以為樂又於西園與狗著進賢冠帶綬又駕四驢車帝躬自操轡馳騁此服妖也後天下亂　搜神記曰晉中興著幘者以帶縛項下逼上上

無地也　續漢書五行志曰獻帝建安中男子之衣好為長身而下甚短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時益州從事黄嗣以為服妖是陽無下而隂無上天下未欲平也後遂大亂　搜神記曰吳景帝以後衣服之製長上短下又積領五六而裳居一二故歸命放情於上百姓惻於下之象也　晉興後服上儉下豐又為長裳以張之蓋上衰弱下放縱也

衣服汗血　衣服自亡　衣服有光

衣自出匣

兵書曰將軍衣無故自汗血臣下欲殺之　京房曰君朝服無故自亡君有事臣大凶　兵書曰衣無故自亡將且死人家亦然　異苑曰晉惠帝羊皇后將入宮衣中忽有光若火後藩王搆兵四廢四立及洛陽失御復為劉曜所嬪　漢書曰平帝元始元年二月乙未義陵寢衣在匣中忽出在床上　又曰王莽傳社陵便殿乘輿宮府衣在藏中忽自倒去外堂上良久委地莽惡之

綬帶有光　履改變

天鏡曰印綬有光者免官帶有光賀事　搜神記曰昔初作履者婦人員頭男子方頭員者順之義蓋作者之意所以别男女也履者所履踐而行者也太康初婦人皆方頭履言去其從與男女無别

履自着足　履自亡

京氏曰君履無故自著於君足有遠行　京氏曰君履無故自亡君且不復遠行　天鏡曰人君履無故夜亡

其處近臣為賤

敗屩自聚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以至於太安之間江淮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者至四五十量余嘗視之時人散而去之明日悉復或見狸銜而聚之說者曰屩人之賤服處于下當勞辱下民之象敗者疲斃之象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敗屩聚道民罷病將搆聚為亂後張昌逆亂

城邑宮殿怪

邑壅成山　邑沒為池

地鏡曰邑無故壅成山是謂陽反為陰君淫為婦人所謀不出一年兵起　又曰邑沒為池是謂侵陽人主徵發無道不出一年兵馬興

門崩壞

京氏曰上下咸悖厥妖城門壞　天鏡曰君門傾君不安上　洪範五行傳曰秦世都門無故崩都門者秦東

郭門通山東者也亦崩者象趙高殺二世時外降政內敗一曰西郭莫崩而東獨然又先崩者象山東兵至滅壞出二世不踰楚漢之兵皆自都門而入此皆內不平外不敬之所致　漢書五行志曰景帝三年十二月吳二城門傾大船自覆劉向以為近金沴木木動也先是吳王濞以太子死於漢稱疾不朝陰與楚王戊謀為逆亂城猶國也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名曰魚門吳地以船為家以魚為食天戒若曰與楚所謀傾國覆家吳地

以王不寤正月與楚俱舉兵身死國亡　又曰宣帝時大司馬霍禹所居第門自壞時禹内不順外不敬見戒不改卒受滅亡之誅　又曰哀帝時大司馬董賢第門自壞時賢以私愛居大位賞賜無度驕慢不敬大失臣道見戒不改後賢夫妻自殺家徙合浦　續漢書曰桓帝延熹五年太學門無故自壞裴楷以為太學者教化所居其門自壞文德將衰教化廢也是後天下遂至大亂　魏志曰黄初二年春文帝幸許昌城南門無故自

崩帝心惡之遂不入還洛陽五月帝崩　晉中興徵祥說曰元興二年大䑣門層屋自壞䑣門者蓋古之雞門都城之門也王者所由出入是孝安靜默警蹕之響未嘗至於雞門而桓玄之篡乘間也

門闕折　門鑰自亡

地鏡曰城門闕無故自折將有賊至為人所開邑敗京氏曰君門戸自亡其君且殺　漢書五行志曰成帝元延元年長安章城門牡自亡函谷闕決門牡自亡晉灼

曰壯出籥也孟康曰决門聚落門也　谷永對曰章城通路寢之路函谷關阻山東之險城門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壯飛

門自開閉

天鏡曰晝夜門自開閉方有大兵至大憂　京房傳曰君門戶無故自闔臣殺其君　又曰國門無故夜自開且有晝閉之憂　天鏡曰殿閤門夜自開其下方有大兵　地鏡曰人家門戶無故自開自閉有力兵事　京房傳曰城門無故不可開邑有憂　又曰君門無故不

可開者君凶人家亦然　地鏡曰凡門無故不可開是謂戒過不出三年必有兵從近城郭起　洪範五行傳曰燕王明光宮卧内三戸閉不可開王使二十餘人疏戸終不開久甚王意以為内有人使奴踞屋視内中無人小臣者趙聖推戸戸開視其戸不開夫戸以出入屋室者也無故不開且不居也

屋室自壞

干寶晉紀曰武帝大熈元年太廟梁折四月世祖崩

晉中興徵祥說曰大興二年吳郡米廩無故壞米廩倉糴之屋無故自壞天戒若曰五穀踴貴無所糴買不復須屋是歲人大饑餓死者十二三萬　又云王敦在武昌架屋五間已搆五木一宿梁墜地栿在柱上甚危無幾作亂敦滅

殿名妖異

晉中興徵祥說曰烈宗起清暑殿識者非之清暑者楚聲令起殿以楚之聲為號非吉祥後桓楚篡　續陽秋曰

桓玄在姑熟起齋畫為龍名曰盤龍齋及敗劉毅居之毅小字盤龍

城郭宮闕有聲崩側

天鏡曰城郭宮闕廷棟梁頭鳴不出二年二月國亡削地　京氏曰邑城門無故夜鳴邑有大喪人家亦然

地鏡曰邑城門忽夜鳴者將有兵喪　王莽傳曰天鳳二年朱鳥門鳴晝夜不絕也云云　王隱晉書曰城有聲若牛出許昌城此應主為愍懷太子　潛潭巴曰宮

柱自鳴下土諸侯號有聲　天鏡曰宫殿廷門自鳴動揺有聲音不出三年有流血交兵從近臣親戚起　京房傳曰邑君屋無故自動動而大聲者邑且虚　天鏡曰君府門閣自鳴强兵方至　京氏曰君室中無故有人聲且有大姦　又曰君室殿無故有哭聲國家大凶　又曰賤人將貴則城復于隍

社鳴及自移

潛潭巴曰里社鳴此里有聖人其呴百姓歸之天子走

鳴則教令行善湯放桀也呴鳴之怒　京房曰社鳴實邑虛虛邑實　又曰里社鳴聖人出　又曰社樹自移君有大行有凶移來國昌

市鷩及出泉

天鏡曰民人市鷩大兵至失政之象也　京房曰市人無故自鷩者春鷩期一年夏鷩期二年秋鷩期三年冬鷩期四年案掘鏡曰叛兵起失政之象也　又曰天不雨羅肆自出泉百姓亂　又曰羅肆無故自出泉民人

相食君肆無故自出泉將軍與相為亂一曰國内亂期

三年

城廟宫殿濡濕

京房曰天不雨廟自濡者其國大饑人主當之　天鏡曰人君宫殿門牆潤濡不出一年獄失囚　又曰宫殿及垣墻無故汁出如水濯之狀不出八十日亡國　述異記曰宋臨王子頊在荆州永光元年所住庭栢折棟裂並自濡濕汁滴地明年被誅　京房曰天不雨而城

自濡者其國大潰亂相當之

宮殿自動

天鏡曰人君宮闕宮廷門戸無故自動不出期年有流民且交兵　京房曰君宮室無故自動者且為兵墟

宮殿梟　宮室柱生芝

天鏡曰宮殿中及宮府�閧腐梟不出一年有暴喪若婦人暴死　又曰宮殿閧血腥腐梟是謂不出一年有大水流血　又曰宮殿中閧燋梟是謂移妖不出一年

以火為災　又曰宮殿閧晃是謂陽動不出一年宗廟社稷移徙　握鏡曰宮室屋木無故生芝者白為喪赤為血及火青為獄黑為賊黄為吉

宮殿生㸃　宮殿瓦自墮　宮殿柱自鳴

地鏡曰宮室中壁無故生㸃者白為喪赤為血及火青為獄玄為虛耗亡遺黄為吉　潛潭巴曰宮瓦自墮諸侯强凌主身不祥　又曰宮室柱自鳴下土諸侯號有聲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五至十八

詳校官中書臣李采

靈臺郎臣倪廷梅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錄監生臣龔際美

欽定四庫全書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五

唐　瞿曇悉達　撰

烏休徵

鳳凰鸞

尚書考靈曜曰通天文者明審地理者昌鳳凰下之地鏡曰鳳凰赤精項顒德尚書中候曰堯即政鳳凰巢阿閣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德而王其政太平鳳凰集於

苑林　京房曰鳳凰來儀翽翽其羽茲謂休德　抱朴子曰古者太平之世鳳凰常居其國而生光　淮南子曰鳳凰之翔至德也　禮稽命徵曰父子君臣夫婦尊卑有別鳳凰至飛翔感於明堂　京房易候曰鸞見於國天下大安　中候曰周公歸政於成王鸞凰見

白烏　白燕

地鏡曰衆庶感則白烏來　瑞應圖曰白烏者宗廟肅則至　京房易妖占曰山見白燕其君且得貴女　地

鏡曰妾媵有制白燕來巢

朱雀黄雀

地鏡曰赤雀銜書文王德　瑞應圖曰赤雀者王者動應於天時則銜書來　禮稽命徵曰祭五岳四瀆得其宜則黄雀集

白鳩玉雞　比翼鳥　三足烏　鷃巢園樹

瑞應圖曰白鳩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以新失舊則至

又云玉雞者王者德令神明則出　地鏡曰王者德

綦高遠則比翼鳥來至　又曰王者德不任卜筮則三

足烏來　京房曰鷃巢園樹歲安熟

烏咎徵

鸞三指　鵲巢宮闕及巢軍　鶴巢樹

地鏡曰鸞三指其下不以德所下之國有易王　又曰鵲巢門殿上賢據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京氏曰鵲巢軍旗鼓上將軍死　又曰鶴巢樹此謂失教邑亡歲苦人多死

燕羣及市朝樹　燕銜土　燕雀鬬

京房曰燕羣闘外内饑於寇國兵起　地鏡曰玄鳥羣見水大興女主持政兵草且起不出四年王道絶　京房曰燕自經市朝之樹為政者凶　京房曰燕銜土出之國益土　又曰燕銜土出置之邑中虛　地鏡曰雀與燕共闘内寇亂此國兵起　京房曰燕與雀闘賤人為寇

鷄非時鳴

易通卦騐曰萬民聞鷄鳴皆翹首結帶正衣裳　京房

曰鷄無故夜鳴必有急令　又曰鷄據棲而鳴邑令不遷乃免也　地鏡曰鷄昏鳴者世主任女人為政方亂　又曰鷄夜鳴天子適有急令戎馬興　京房曰鷄夜半中鳴有軍軍罷若有驚亡將軍妻死　又曰鷄晨昏鳴人民有事人定鳴且戰夜半鳴流血滂沱　又曰鷄不以時鳴國當之　地鏡曰鷄飛及走且鳴天子退聲　又曰雌雞作雄雞鳴女主亂政家則妻妾姦謀女人憂　京房曰雌雞非時而雄鳴者家大傷

雞不上棲及不下棲　雌雞冠距生

地鏡曰雞不肯上棲上樹者凶　又曰雞日中不下棲女主亂政家則妻妾奸謀女人憂　京房易候曰雞逐日不下樹其邑必有水憂　地鏡曰雌雞搏腹生冠距女主亂政家則妻妾奸謀女人憂　河圖曰雞有六指殺人

雞與野鳥鬬戲

京房曰雞與野鳥飛走入人堂而鬬若戲其君不復居

人主亡　又曰雞與野鳥鬬其邑亂臣弑君大臣相戮流血滂沱　又曰雞鳥相鬬其國殺大臣有喪邑流血
地鏡曰雞與野鳥鬬君殺國亂
雞不鼓翼及窺井　雞自飛翔及五色
京房易候曰雞不鼓翼國受大咎　地鏡曰雞窺井牢獄事　地鏡曰雞無故自飛翔去家有蠱　河圖曰雞有五色殺人又曰玄雞頭食病人
雞自來及自死　雞與烏鳥鬭

地鏡曰他鷄無故飛來不去家者暴死　又曰鷄無故自死家虛耗　又曰鷄與烏鳥淫世主內亂外臣有謀橫兵方起

鷄生子異形

京房曰鷄生子不完其邑憂　又曰鷄不卵生子無羽而獸形邑虛　又曰鷄不卵而生子非鷄形者邑有大水　又曰鷄不卵而生子為六畜邑有兵作　又曰鷄不卵而生子為鼠者邑有大害　又曰鷄不卵而生子

為野獸形者邑有大憂　又曰雞不卵而生子有六畜邑有憂　又曰雞卵中畫為蟲虵蜂蠅國邑虛　地鏡曰雞生子雜異形皆為兵水憂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五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唐 瞿曇悉達 撰

雉立宮門上及入宮止君室上

京房曰雉無故立宮闕門上其主且去宮殿　又曰雉無故巢邑君屋上且大事宮虛　京房曰雉止君屋上爲虛不可居君當之

地鏡曰雉入宮室其主去宮　京房云雉無故入人室庭家虛

雉相戲及巢木上幷自死宮中

地鏡曰雉無故相戲其主且去宮　雉自死宮中其主去宮　京房曰雉無故巢木上水大至

雀巢木及穴地　雀不見及客雀來

京房易候曰雀巢於木茲謂傷祿必有稟職　地鏡曰雀皆巢木上大兵起　京房曰雀無故巢木歲大水兵起　又曰雀無故穴其地邑有兵　京房曰雀不見歲饑　地鏡曰客雀從他所來歲中穀貴民移徙　又曰陽雀大衆多先水後旱冬有兵君無恩　又曰水雀銜

魚置宮寺室上不出三年水出壊邑　又曰水雀下竹女主執政憂有水出　又曰水雀下楊栢君行陰道不出三年軍行　遁甲至哉鈐曰赤雀不見則無賢白雀不降則無後嗣

鳩移巢　鸛集鳴城室及木上

京房曰邑鳩巢去樹木之地若室上謂去常居亡地且兵　地鏡曰鸛集城上及室上鳴而泣皆為兵且起邑將虚

鵲夜鳴及羣飲井　鵲羣下集地及巢軍

京房曰鵲夜鳴且必有甲兵　地鏡曰鵲夜飛鳴兵且起邑將虛　又曰鵲羣飲井中兵且起邑將虛　又曰鵲羣下集地兵起邑將虛　京房曰鵲巢軍起資屋空虛

鵲相鬬及自死

地鏡曰鵲相鬬死為兵起邑將虛　又曰鵲自死宮中兵起邑虛　京房曰鵲無故自死宮中主死　又曰鵲

無故自死君宮室門上有喜及屋上亦然

伯勞鳥鳴聚　烏巢集軍

地鏡曰博勞鬬屋上及呼不止不出六十日禍起　京房曰伯勞鳥鳴為怪君室凶　又曰伯勞鳥聚軍中歲大水　又曰伯勞鳥聚軍中大水且至　京房曰烏巢軍旗鼓上將軍死　又曰烏集聚軍中將軍出令增秩應之

鸜鵒巢宮室　鸛鵲鳴巢宮室上

地鏡曰鸛鵒巢宫室不出三年夷狄内侵　又曰鸛鵲鳴人君屋上及巢屋大水且至民流散國將亡　又曰鸛鵲巢門殿上賢㩀代之世主衰失之象

烏巢宫闕上

地鏡曰野烏巢宫室不出三年夷狄内侵　又曰烏巢城上及其下不出一年憂被圍　京房曰烏無故巢於門上及殿下宫邑且虚其屋巢者為不終歲無兵者兵作

衆鳥鳴泣城邑門闕　衆鳥夜鳴

地鏡曰鳥鳴君門上作人聲君亡　又曰衆鳥集木上鳴而泣兵且起邑將虚　京房曰衆鳥皆無故自立城泣人家室上者國且圍家亦然　又曰飛鳥無故泣而立於野及木上鳴而相應邑有大兵　又曰衆鳥無故立城泣邑門上其邑且虚　又曰鳥鳴門闕上如人音邑且亡　又曰衆鳥羣鳴城上聲習習賫邑　又曰衆鳥鳴回軍中必暴戰不出三四日中　京房曰衆鳥夜鳴

且必有甲兵　地鏡曰衆鳥夜鳴為兵且起邑將虛

鳥止入宿宫闕城邑

京房曰鳥無故羣立君門上者其君死　又曰衆鳥集止城上内向則邑見圍外向邑大兵行　又曰衆鳥棲城上内向則凶外向破於兵　又曰日有非常之鳥來宿於邑此謂斂吏邑有兵　又曰飛鳥皆無故自入宿邑中及附木身不大凶即邑虛　又曰野鳥飛入君室其邑虛亡之他方　又曰鳥無故羣宿邑中其邑虛

地鏡曰非常鳥來宿邑中此名斂殃流血滂沱鳥或黄身黑翼白頭股赤喙足也　地鏡曰野鳥飛入宮其君方去

鳥死宫中及集宫殿城邑

京房曰衆鳥無故自死宫中其君死　地鏡曰衆鳥自死宫中兵起邑虚　又曰飛鳥羣聚宫殿中主失國無後主　又曰衆鳥集城及室上鳴而泣皆為兵且起國将虚

鳥翔宫邑上

地鏡曰鴻鳥之屬翔府國宫府上兩時以上或至三日羣謀將起大兵將至　又曰野鳥羣翔邑上邑且虚市上亦然　又曰飛鳥俱翔障日臣下有謀宜警之邑中終歲無鳥兵起

鳥飛舞於市及飲井　鳥巢井中及集地

京房曰飛鳥無故飛舞於市邑且有兵　地鏡曰衆鳥羣下飲井中兵且起邑將虚　地鏡曰大鳥巢井中賊弑君　又曰衆鳥羣下集地兵且起邑將虚

鳥鬬死及與獸鬬　鳥異形

地鏡曰衆鳥相鬬死爲兵且起邑將虛　又曰飛鳥與四足鬬橫兵方起　京房曰飛鳥與野獸鬬國有殃

京房曰衆飛鳥有人形爲兵　又曰衆飛鳥爲獸形見即大人憂　又曰衆飛鳥爲六畜形見則有兵

鳥集故墟及冬卵　野鳥入邑及却飛

京房曰故墟無人衆鳥集之必復居　地鏡曰衆鳥冬生子此不祥君有禍　京房曰有白文鳥居野不及三

年有死君此旱祥也　地鏡曰野禽鳥入人家匆㪅之有殃　又曰烏却飛世主失國　黄帝占曰天下有烏毛羽五色者雄名曰最雌名曰極此鳥見天下大凶小見可若普見天下大災

烏巢軍資及集軍中

京房曰烏巢軍資屋空虚　又曰烏集衆軍中將出令增秩應之　又曰烏集軍中人皆不知其名此為勞軍必敗　又曰野烏羣入軍室必滅　又曰衆烏羣飛軍

上太多戰必敗兵且罷　又曰軍中入飛鳥止軍上萬數止其上将軍應死

獸占

獸休徴

麒麟

京房易傳曰麒麟麕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尺毛長　瑞應圖曰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羊頭鹿身牛尾馬蹄黄色圓頂頂有一角角瑞戴　含仁

戴義音中鍾呂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闕夏鳴曰闕　秋鳴曰闕　冬鳴曰闕　五色主青五音主王食義禾之實飲珠之精步中規行中矩遊必擇土翔而後處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食不義不飲汙池不入陷穽不經羅網斌斌乎文章申申乎其樂王者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至又曰明王動則有儀靜則有容則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麟者應也蓋與聖為期應也角上有肉示不傷也　曾子曰

麟毛蟲之精陽氣所生　鶡冠子云麟陰之精　抱朴子云麟獸之聖也壽二千歲焉　說文云麟者仁獸也麇身牛尾狼蹄肉角一角角端有肉王者至仁則出令并州有麟大小如鹿非⿰角耑也　禮記曰王者之嘉　又曰聖王用水火金木飲食必時頒爵位必當年德無昆蟲之災凶饑妖孽之疾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憂情則麒麟在近郊　春秋感精符曰麒一角者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又曰王者

德旁流四表則麒麟至　春秋考異郵曰王者功平則麟至　禮記咸儀曰君秉金而王其政象平則麒麟在郊　麟木精也文子曰主有積德者天興之地助之鬼神輔佑之則麒麟在郊　何休注公羊傳曰麟角戴肉設武備而不為害所以為仁也上有聖帝明王天下太平乃至　孫卿子曰王者好生惡殺則麒在郊野　春秋繁露曰恩及羽蟲則麒麟至　蔡氏月令章句云視聽孔修則麒麟至　尚書中候曰黃帝時麒麟在囿麒似馬無角麟似麋而一角　漢書曰武帝元

狩元年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應劭注云武帝獲白麟為瑞乃鑄黄金為麟趾以協嘉祉焉梁晋武帝時白麟再見

白澤　飛黄　騊駼　駃騠

瑞應圖曰黄帝巡於東海白澤出能言語達知萬物之精以戒於民為除災害賢君德及幽遐則出抱朴子云黄帝窮神知姧者出於白澤之辭也　淮南子曰黄帝治天下物無分爭之心日月星辰不失行風雨時五穀熟於是飛黄伏皂又曰

天下有道飛黄服皂注云飛黄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乘之壽三千歲伏皂歷而食焉郭璞注山海經云乘黄即飛黄也周書黄侣狐背有兩肉角也　瑞應圖云王者輿服有度秣馬不過所乘則地出乘黄　瑞應圖曰騊駼者幽獸也明王在位則來為時除災害又曰德盛則至　山海經曰有獸異狀如馬名曰騊駼　又曰駃騠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周市　角端

瑞應圖曰周市者神獸名也星宿之變而見王者德盛則至　又曰角端日行萬八千里能言曉四夷之語明君聖主在位明達方外幽隱之事則角端奉書而來

獬豸兕

說文曰獬豸似牛一角古者决訟命觸不直者　瑞應圖曰獬豸王者獄訟平則出　神異經曰獬豸毛青似熊性忠直見人鬬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論衡曰獬豸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之無罪則不觸斯葢天生一角聖獸助獄為驗故臯陶跪座事之則神奇瑞應也

瑞應圖曰兕知曲直王者獄訟無偏則出　郭璞注山海經云兕似青牛色一角重三十斤

犀角戴通

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寶為用則犀角戴通注曰案交州記云犀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二角鼻上角長

額上角短浮着肉不連骨也南州異物志云犀如象大色正烏似亳猪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視之凡犀暗夜視之皆烽光從甲中出望如炬火以角冐地飛烏走獸皆驚或一角兩角三角抱朴子曰通天犀角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輙驚故名曰駭雞犀得其通天以刻為魚銜以入水當為開方三尺所得氣息淮南子云犀置狐穴狐不敢復居郭璞注山海經云犀角似象食棘口中常流血案平帝章帝時黄支國獻犀牛章

帝時日南獻白犀也

白象

援神契曰神靈𡙇液百寶爲用則白象素象色白如素也 瑞應圖曰王者政教得於四方則白象至得字當作行

又曰王者自養有道則白象負不死藥來

騶虞 白虎

毛萇注詩曰騶虞義獸也白虎玄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虎動

晉中興徵祥說曰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毛嘯則風興昔召公化行陝西之國騶虞應焉　宋書符瑞志云王者不暴虐則白虎而不害　感精符云將興白虎戲朝戲湯朝也　括地象曰聖王感期而興則有玉虎晨鳴雷聲於四野

白麐　五色鹿　白鹿

瑞應圖曰王者德茂則白麐見注云案宋文帝時華林園白麐生二子皆白又元帝時白鹿再見宋文帝孝武

帝並獲白鹿何法盛沈約皆以白鹿附白麞焉　又云天鹿純靈之獸五色光耀王者孝道備則至　禮記威儀曰君乘水而王其政和平則北海輸白鹿　援神契曰王者德至鳥獸則白鹿見　晉中興徵祥説曰白鹿者仁獸也王者明惠及下則見色若霜雪白牝牡不與紫鹿為羣注云桀周平王時白鹿見漢章帝西巡日白鹿見於臨平觀　天鏡曰王者仁明則白鹿至　又曰愛民人白鹿見

赤熊　赤羆

瑞應圖曰王者奸宄息則赤熊入國注云案宋文帝時白熊見沈約符瑞志曰附赤熊　瑞應圖曰王者遠佞人除奸猾則赤羆見　天鏡曰王者武功遏亂則赤羆出

白狼　白狐　玄狐

瑞應圖曰王者仁德明哲則白狼見　又曰王者進退依法度則至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　尚書璇璣鈐曰

白狼銜鉤入殿朝注云鉤縛束之要桀帝王世紀曰湯得天下要地有神麞白狼銜鉤入殿朝

瑞應圖曰王者仁智明則白狐出　又曰王者仁智動唯法度則見　天鏡云王者德和則白狐來　又曰成王時太平則玄狐見

文狐　九尾狐

禮斗威儀曰君乘火而王其政訟平則南海輸文狐

瑞應圖曰王者德及禽獸則南海輸文狐　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狐九尾宋均注云王燕嘉賓則狐九尾也

淮南子曰狐九尾者九配得其所子孫繁息明後當旺也　瑞應圖曰六合一統則九尾狐見一云王者不傾於色則至文王得之東夷服　吕氏春秋曰禹年三十未娶行於塗山恐時晚暮失制乃曰吾之娶必有應焉乃見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服也九尾其徵矣塗山人歌曰綏綏白狐九尾龎龎成家成室我都攸昌禹因娶塗山氏女　陳思王上九尾狐表曰黄初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於甄城縣北見衆狐數十首在後

大狐在中央長七八尺赤紫色舉頭樹尾尾甚長大林叢有之甚多然後知九尾狐斯誠聖王德正和氣所應也

赤兔　白兔

瑞應圖曰王者德茂則赤兔見　晉中興徵祥說曰白兔仁獸也王者尊敬耆老則見　天鏡曰人君好賫貧則白兔見　瑞應圖曰王者敬事耆老則白兔見　又云王者應事疾則見注云春秋元命包曰兔者月明之

精也　玉策記曰兎百歲則色白也

一角獸　三角獸　比肩獸　六足獸

瑞應圖曰天下太平則一角獸至　又云六合同歸則一角獸至　又云王者法度修明三統得所則三角獸至　天鏡曰王者承先法度無所造次則三角獸至

瑞應圖曰王者德及幽隱鰥寡得所則比肩獸至　又云王者謀及衆庶則六足獸至

獸咎徵

麒麟執

春秋合誠圖曰蒼帝將亡則麒麟見紲　公羊傳曰襄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有麕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　五經異義公羊說孔子獲麟天命絕周天下叛去為賊

狸力　猾褢　朱厭　犰狳　朱儒　蜚

山海經曰岠山有獸其狀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

曰狸力見則其縣多土功　又云堯光之山有獸如人而彘鬣其名曰猾褢（滑懷兩音）或曰署裒其音如斲木（如人斫木）聲見則其縣有大繇（謂作役也或曰其縣亂）　又云小次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厭見則為兵　又云餘我之山有獸狀如兔鳥喙鴟目蛇尾見人則眠名曰犰狳（仇餘兩音）其鳴自叫見則螽蝗為敗　又云耿山有獸狀如狐而魚翼其名朱儒自呼見國有恐　又云太山有獸焉其名蜚行水則竭行草則死見則大疫

象

運斗樞曰變江淮之祠斬伐無度則瑤光不明象負車奔象八足陰教翔注云象太陰之物八足是欲行之八方之遠臣如此自恣之甚也　東觀漢記曰桓帝延熹五年有驚馬逸象入宮殿國灾

白虎執　虎斷道入國　虎食人　虎啣魚

虎相食

合誠圖曰白帝亡則白虎執　京房曰虎斷道邊國謀

又曰白虎入國邑野人為政危其宗人　地鏡曰虎入國國將空荒　京房易傳曰君行無道將害民庶虎食人　運斗樞曰君失恩於小民則虎啣魚　地鏡曰虎相食不出三年國荒

虎牛尾無口目　虎兩口　虎兩足

河圖説徵示曰主無德則虎牛尾無口目名曰亂朝　潛潭巴曰有虎兩口君出走諸侯絀注云虎可畏今復兩口象大臣欲有所咀嚼也　地鏡曰世主方起大臣遣

罷則虎有兩口　晉雜事記太康六年南陽獻兩足虎

注云干寶曰虎金精南陽火也金入火刑王室亂妖也

王隱晉書曰中宗詔問王隱曰荆州送兩足虎其徵何為也隱曰謹案先臣銓傳太康時兩足虎因作詩以諷銓意以晉金行也金在西方其獸為虎虎有四足猶國有四方無半勢而又見獲將有憝懷之禍也

麈入宫　麋入國

晉中興徵祥説曰興寧元年十月麈入於東海王宫麈

主也將為天下主之徵後哀帝崩東海王即位　京房易候曰麋入都而國虛　又曰麋見於邑有臣戮　又曰麋入市邑有憂　地鏡曰麋入國國方見屠　洪範五行傳曰莊公十七年冬多麋牝獸之淫莫大於麋麋迷也莊公悅鄭詹之言取齊淫女劉歆以為毛蟲之孽劉向以為麋色青近青祥

候鹿解角　鹿入宮　熊入宮

易通卦驗曰鹿者獸中陽也獸者陰貴臣之象鹿應陰

解角者夏至太陽始屈陰陽相向君臣之象令失節不解陰不變陽臣不承君之象故為貴臣作奸　京房易候曰鹿入宮都而國虛　論衡曰漢中王築宮樓未成鹿走上堦其後果毙　漢書曰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將空虛之象也賀不改寤後卒失國

狼入國繞軍　狼食人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狼入國　京房易候占曰君失春政則蒼狼入於邑君失秋政則白狼入於邑君失冬政則黑狼見於邑　又曰狼逐家人犬者夷狄且來入君邑中　又曰狼鳴於邑中邑且空狼伏邑中有兵

又曰赤狼見於國不出三年必有大禍野人為政

抱朴子曰有狼狐繞軍而鳴者軍敗　又曰君無道則狼食人

狐一頭兩身　五狐入室上屋　狸三頭

獺不祭魚

災異圖曰王公不祇上命刻暴百姓人民吁嗟則一頭兩身狐見　京房曰狐逐家人犬者夷狄且來入君邑中　又曰狐入室必有大喪將出室不居　地鏡曰狐入室有暴喪上屋亦然以淫危主　河圖說徵示曰狸三頭名曰嬖嬖見則女害　通卦驗曰獺不祭魚國多盜賊

兎兩頭　兎生雉　兎入宫　兎止宫城

運斗樞曰女兩舌則兎兩頭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有兎生雉　握鏡曰兎上城及入宮中不出一年主死

京房曰兎入於王宮其君亡　京房曰兎無故入宮宮潰其宮矣家亦然　又曰兎止城上邑必虗入宮殿生子其宮且空生草木矣　又曰兎無故入宮殿生子者宮有憂　又曰兎無故宿及守之其邑君死兵小行

王隱晉書曰王後在蓟時有謠曰出城門以望戶中有伏尸王彭祖有野狐踞後府門後為石勒所殺

鼠羣行　鼠却行

京房曰鼠羣行有水期一年　又曰鼠無故羣不居穴衆聚居殿中者其君死　地鏡曰鼠無故羣行不畏人晝為饑夜為兵　又曰鼠羣行入廷豪侵弱　又曰或道中有兵喪　京房曰鼠無故却退而前尾者邑有憂

鼠鳴朝市　鼠舞朝市

京房曰鼠無故羣相隨朝夕鳴邑且為湖澤期一年至　又曰鼠無故朝時及暮時當朝邑門而泣邑且空虛

又曰鼠相鬬其君死　地鏡曰鼠無故自向城若市朝而大鳴皆爲兵喪　又曰鼠聚朝廷市衢中而鳴地方屠裂　又曰鼠泣喑喑爲兵喪在家人凶　京房曰鼠無故舞於朝市其邑有大喪　又曰鼠無故舞邑門外厥君亡於廷中道上其邑有大兵　地鏡曰鼠無故舞戲遊走大道君當之若家主當之

鼠積土　鼠巢木上　鼠食木實五穀

京房曰鼠無故皆自積土大水且至水去邑飢　兵書

曰鼠數軍中將有謀反意　又曰野鼠在此中者軍必敗　京房曰鼠無故巢木上邑且大水　漢書成帝建始四年長安城南有鼠銜黄蒿栢葉上民家栢及榆樹為巢時議臣以為恐有水灾穴而登木象賤人將為顯貴之位　潛潭巴曰鼠食木菓衆臣不任害賢人也　對灾異曰人君斥賢任佞衆讒在朝而鼠羣行食五穀　地鏡曰鼠食木實上樹邪臣害賢俗敗也　又曰人君用刑深刻吏為陰賊上下無德則羣鼠害禾穀

鼠逐狸　鼠鬬及生子殺子

京房曰衆鼠逐狸茲謂有傷臣代其王思為亂天辟亡　又曰鼠無故逐狸狗是謂反祥臣且殺其君　又曰衆鼠逐狸殺其君大臣亡或曰諸侯以婦女誅異姓來相國者也　地鏡曰鼠鬬宫殿上為兵喪自殺其子亦然　京房曰鼠無故皆自相殺斬其首道中者兵作又曰鼠鬬殿上其君死　又曰鼠生子宫中而不穴宫且空　又曰鼠無故殺其子若自出穴其子死於穴中

其邑且虚

鼠穴殿冠帶履

京房曰鼠無故穴殿上宫中其君死　地鏡曰鼠無故常穴人履冠帶其身危

鼠齧殿上地穿門户宿褥席上　鼠交殿上

京房曰鼠無故齧殿上及寢廟中地其君死　又曰鼠無故穿殿上及室中邑舍空　又曰鼠穿門户外内通明大喜　又曰鼠穿門户下徹外有遷者　又曰鼠無

故自常宿褥席中身死　又曰鼠交殿上其君死

鼠齧雜物

京房曰鼠齧人杖主被傷　又曰鼠齧馬蹄行破亡鼠齧履頭家有喪急去之　又曰鼠齧牛角及蹄不行又曰鼠齧冠即其身死若有喪　又曰鼠齧人帶有利吏被選斷之獄辭連　又曰鼠齧刀劍奴妾不祥後有殃　又曰鼠齧宮府文書戉尾官府有赦　又曰鼠齧衣背上唯有喪　又曰鼠齧上衽有利囊得財　又曰

鼠齧人鼻且有喪　齧人頭男子傷洗浴吉　鼠齧人者有謀賊人　鼠齧人足有行事去而吉　鼠齧人頰必被辱若喪　齧人手指奴婢死　鼠齧人耳目有欲為賊者　鼠齧人髪是謂御者女子大賊　鼠齧人織布帛傷衣喪　鼠齧祭物家喪　鼠齧宮中樹木枝葉家有賊　鼠齧牀席中央夫婦雜叙　鼠為怪凶者傷丈夫為之燒鐵門户無咎　地鏡曰鼠齧人衣有鬬爭事

五股翼九足蝟生冠　獸從地出

運斗樞曰𧂐江淮山瀆之祠則瑶光不明股翼九足又曰女舌蝟生冠　握鏡曰凡四足獸從土中出殃至六足獸上無齒主增地

野獸入宫邑

京房易候曰野獸入居室兹謂不轉德室不居　京房曰野獸大小入邑中及王朝廷若大道上邑有大害君亡地有流血　野獸無故入邑居朝廷門及宫府中及

邑廷且虛家無人　野獸羣鳴邑中且空虛　野獸自
經於市中邑且大歲凶　野獸入軍中將軍大戰必敗
急祭祀鬼神以救之　野獸鳴軍中大邦小小邦大
野獸生子邑中者其邑大虛　地鏡曰野獸入宮門及
寺門用事者罷　野獸入城郭臣下迷惑有兵　野獸
上城入宮中不出一年主死

野獸死邑中　野獸却行

京房易妖占曰野獸無故自死邑中門者國且空　天

鏡曰野獸自死在市道側邑中兵方大起　握鏡曰野獸却行君當為臣

野獸與六畜飛鳥交及鬬

地鏡曰野獸與飛鳥鬬兵作　野獸與家畜來鬬他國來伐國　握鏡曰野獸來與家六畜交此人君淫於外國婦女以淫為行且失國　野獸與馬交國淫亂　京房曰有四足與飛鳥鬬有兵作大臣去　又曰野獸來與家畜鬬有隣國來伐國將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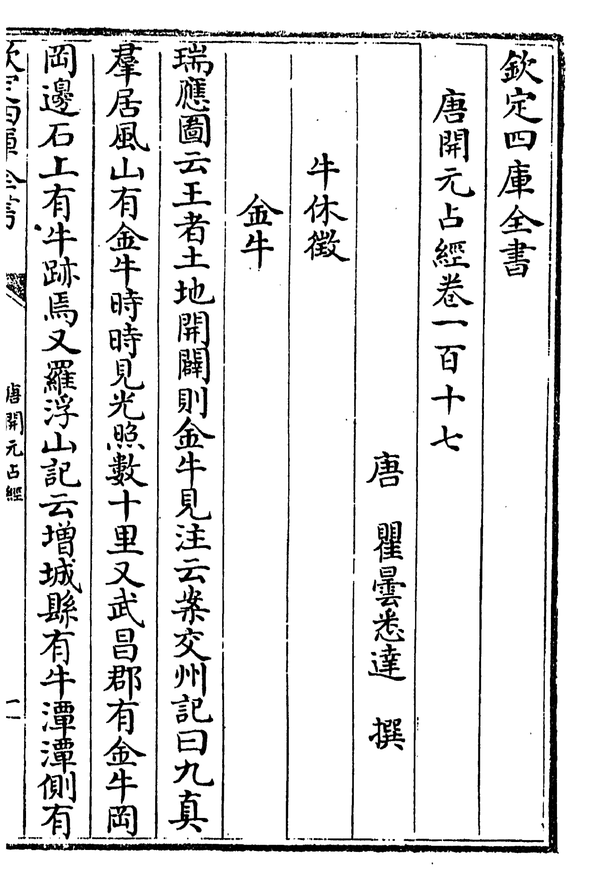
野獸生子異形

京房曰野獸生子有人形者且易其主　野獸生子為飬蟲如蜂形天下且更令　野獸生子為鼠走入君室邑且亡社稷為人所攻　野獸生子為虵者其邑有大事

野獸生子其足多者邑有憂　野獸生子足少者邑有喪　野獸生子其口多者邑有兵　野獸生子其目多者邑君憂　野獸生子其目少者邑有急兵　野獸生子無目者其邑有憂　野獸生子無耳鼻其邑有兵

野獸生子耳鼻多者其邑有行兵　野獸生子耳鼻少者邑有大兵起　野獸生子無尾者邑無後　野獸生子其形不居其處者皆為兵事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六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七

唐 瞿曇悉達 撰

牛休徵

金牛

瑞應圖云王者土地開闢則金牛見注云棨交州記曰九真羣居風山有金牛時時見光照數十里又武昌郡有金牛岡岡邊石上有牛跡馬又羅浮山記云增城縣有牛潭潭側有

圓石金牛出時盤此石上有周靈潛往掩擊得金鏁三尺許牛出水時有五色光又吴與巴及淮南並有金牛皆帶金鏁也

牛有上齒

地鏡曰世主治而增地則牛有上齒

牛咎徵

牛舞　牛悲鳴

握鏡曰牛忽舞戲軍中軍罷還鄉　天鏡曰牛如舞其國將亡　潛潭巴曰宫殿中有牛悲鳴政教衰諸侯并

牛者兵之符也注云牛有角兵象也鳴喻教令也　京房曰牛無故夜皆鳴且有暴兵兆牛善壯鳴及於大道上邑有大兵　運斗樞曰主憂下愁陰類逆則牛哭於田

牛能言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牛能人言　京房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　捜神記曰晉太安中江夏郡功曹張駛乘牛忽言曰天下方亂吾甚疾馬乘我何之駛懼中道

而反犬又曰婦何早也安陸縣有善卜者駃從人占之曰大凶非惟一家之禍亦天下將有兵亂也後一郡皆破亡駃還牛又人立行百姓聚觀者衆其秋張昌亂一郡殘傷者大半駃家族滅

牛從地中出　牡牛生子

天鏡曰牛從土中出者不出千日有兵民流亡　京房曰牛自地中出邑中有兵小民破亡君有喪不出三年

天鏡曰牛從地中出不出二年有大殃　京房曰牡

牛有子其君無后

牛生子異形

運斗樞曰人君七政錯壅下懵闇上不明則牛五頭不能行宋均注云五頭喻五方不肯趍上命也　京房曰牛生子一首二身其邑分牛生子二頭天下分胡氏之象也

天鏡曰牛兩頭軍分為兩　搜神記曰元帝大興中劉晉陵郡封少子以嗣太傅東海王俄而世子母石婕好疾病使郭璞筮之遇明夷之既濟曰世子不宜裂土

分國以致患悔毋子並貴之咎也法所封内當有牛生一子兩頭者見此物則疾瘳矣其七月曲河縣陳門牛生子兩頭郡縣圖其形而上之元帝以示石氏石氏見而有問或問其故晉陵土上所以受命之邦也凡物莫能兩大使世子並其方其氣莫以取之故致兩頭之妖以為警也　河圖說徵示曰人主失國無民見牛四角二足　京房曰牛生八足上有三首邑増地君任邪佞則牛兩頭八足二尾　又曰牛生子三角其邑且有兵

牛生三目以上邑有賊臣臣多口則牛四目在背
牛生子三鼻其邑有兵　牛生子鼻一孔邑作事不成
君臣不聽事則牛一耳　牛生子三耳以上邑大亂人
君衆惡同志至德潛隱興徭役奪民時則牛生五蹄民
人徭三月邑有賊臣則牛二尾　牛生子三陰已上君
多子　牛生子目在腹下及旁邑且有事　牛生子口
在腹下及在頸上邑有大事　牛生子口在四肢邑君
亡　牛生子口在背其邑臣口舌　牛生子耳在腹下

民大饑　牛生子耳鼻在腹及背其君相謀傷　牛生子鼻在四肢上邑有大賊　牛生子足在腹邑徙　牛生子尾在腹邑大傜　牛生子尾在四肢邑君易　牛生子無首邑無令君不吉　牛生子無鼻民太息　牛生子無尾民貧士弱　牛生子無毛有羽邑君亡　牛生子無陰其君無子君無子則牛無陰　牛生子無足其邑穀不成　牛生子足在背邑且有大兵兵行傜役奪民時厥妖牛生五足　牛生子三足其邑君有久疾

灾異圖曰王公侯刺史不祇上命尅暴百姓則牛八足

漢書五行志曰秦文公五年遊朐衍有獻五足牛者劉向以為近牛禍也先是文惠王初都咸陽廣大宮室足者止也戒秦建止奢泰也 又曰景帝中元六年梁孝王田北山有獻牛足生背上者劉向以為近牛禍先是孝王驕奢起苑方三百里宮館閣道相連欲求為漢嗣足出於背下奸上之象也 異苑曰晉永嘉中曲阿陳文家牛生兩頭犢建武中曲阿牛生犢一軀兩頭永昌

元年江北郭洗牛生兩頭八足咸和元年䕶軍營牛生兩頭六足太元中蜀人獻動角牛奮頭則角耳𢬵石虎時牸牛水道在腹下宋元嘉中倉谷王石豐家牛生尾在額上元嘉十四年十月東陽留元子家牛生兩頭犢墮地便勦健善走元子射之乃死以呈郡守荀伯子余親睹焉廣漢臧道周元嘉中牛生犢有脚而無脊骨也

牛生人

京房曰牛生人民流亡　牛生人一身二首其邑昌

牛生人一身三首其邑有兵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口三鼻一鼻在項一鼻在頰其邑有兵不遠　牛生人一身一首無目一耳相臣有兵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目三耳一耳在項一耳在頰其邑有兵　牛生人一身三首一鼻在項一鼻在頰女人治其政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耳三口一口在頰民饑　牛生人一身二首無耳三口以上一口居頂一口居頰人民饑　牛生人一身三首二口無耳一口在頂民驚兵君亂亡　牛生人一

身二首無耳三口一口在頰一口在股上民且大驚其邑有亂亡　牛生人一身三首三耳無目一耳居頂一耳居頰其邑有兵民多流亡　牛生人三頭三面有軍行　牛生人一首四面其君亡地　牛生人一首二口其邑大饑　牛生人一首一鼻邑民貧　牛生人一首三目以上天下有爭者　牛生人一首三耳以上邑治且亂　牛生人一首一面天下有爭者　牛生人一身項以上無其邑有兵　牛生人二首以上其臣有反者

又云邑有大疾　牛生人三足以上民多相讒　牛生人三臂以上其邑兵行　牛生人三陰以上其國有謀臣　牛生人目在腋下其君且凶　牛生人目在腹天下諸侯雜居目在背其邑有大臣反　牛生人目在足下此謂不親其邑有大謀　牛生人鼻在腋下主令不行　牛生人鼻在足民哭　牛生人鼻在腹其邑穀不成　牛生人鼻在背其民多　牛生人口在腹下邑有火　牛生人口在背邑得利臣有凶事　牛生人腹在

脛邑有饑　牛生人陰在背腹其君有大事　牛生人無鼻邑有喪　牛生人無耳有兜驚人者相主走　牛生人無足其邑不種　牛生人無臂其邑疾　牛生人無體其邑有事　牛生人無腹其邑饑　牛生人人身而六畜面者此則不吉臣下不受命　牛生人人身而鳥頭面者邑有兵　牛生人人面而六畜身者此謂不祥其邑有兵　牛生人人面而犬身其邑苦　牛生人人面而野獸身者邑有亡地　牛生人人面魚身邑有

水　牛生人人身而蟲蛇面者其邑亡地　牛生人人面而蟲蛇身者此邑皆空

牛生六畜

天鏡曰牛生六畜兵且作其君不安　京房曰邑更主則牛生六畜牛生六畜其邑女子為主君不安宅則牛生馬　牛生馬兵將作人零落不安宅　牛生六畜人形者其邑更主　牛生六畜一身一首其君亡　牛生六畜二鼻以上其君有兵　牛生六畜二口以上邑有

兵　牛生六畜三耳三口以上邑亡地　牛生六畜無目其邑令不行　牛生六畜無四肢主不治

牛生野獸飛鳥　牛生魚

牛生野獸天下不通　牛生野獸似人形其邑有兵

兵大作則牛生鼠　國有兵水則牛生飛鳥　牛生飛鳥鳴者有他變且爲兵水　京房曰天下虛則牛生魚

牛生五穀屎金鐵石木草土布帛　牛疫

京房曰牛生五穀其邑昌且大穰　牛生土及屎土邑

地大昌　牛生金鐵其邑有兵　兵強主武則牛生石

牛屎生草木其君死　牛屎布帛其君有令　握鏡

曰牛大疫䏚草動主用兵雜城郭不出三年有大殃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七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

唐 瞿曇悉達 撰

馬休徵

神馬

援神契曰王者徳至山陵則澤出神馬宋均注云神馬巡狩四方典畧曰神馬者河之精也 晉中興書徵祥說曰孝武帝大元十四年六月寧朔州刺史賈統上言晉寧須池縣此月辛亥有馬二匹

出於河上一白一烏舉戲相逐河水工從夘至巳乃没

龍馬

尚書中候曰堯勵德匪懈萬民和欣龍馬銜甲赤文緑色𪓟背袤廣九尺五色頦下有赤文似字注云龍形象馬赤㵱㐻之使甲所以藏圖王者有仁德則龍馬見也其文赤色而緑地也　瑞應圖曰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髙八尺長頭身有鱗甲骼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嘎咿蹈水不没有明王則見又曰王者不偫秣馬則龍

馬乘黄澤馬白馬朱鬛並集矣

騰黄　飛兔　騕褭　澤馬　玉馬　駮馬

瑞應圖曰騰黄者神馬也其色黄王者德被四方則至

一名吉光乘之壽三千歲以馬無死時　又曰飛兔者

馬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有功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

眷其德而至　又曰騕褭者神馬也與赤兔同應　應

劭注漢書云騕褭古駿馬赤喙玄身日行一萬五千里

又曰王者愛人而賤馬則澤馬來　又曰王者勞來

百姓則至　隨巢子曰夏后之興方澤出馬　瑞應圖曰王者精明尊賢則玉馬至　又曰師曠時玉馬出　又曰世治則西王母獻岱駮馬　禮斗威儀曰君乗火而王其政和平則南河輸駮馬注曰駮馬者黄赤色馬也　天鏡曰王者不傷禽獸則駮馬見

白馬朱鬣　青馬白鬣

瑞應圖曰明王在上則白馬朱鬣至　又曰王者乗服有度則白馬朱鬣　又曰白馬朱鬣者任用賢良則出

禮記威儀曰周王白馬朱鬣　天鏡曰王者資服有制
則青馬白鬣來

馬咎徵

馬化為牛狐及出地中

京房曰馬化為牛君且無強兵也　紀年曰周宣王三
十三年有馬化為狐　京房易傳曰馬出地中國有兵
民散亡又曰軍喪不出三年

馬變毛

京房曰馬一夜改毛易政　又曰馬一夜變毛名曰易衣君且小憂有馬之家家長死　又曰馬一夜變易毛色南鄉更爲北鄉東鄉更爲西鄉政且有變　握鏡曰馬忽易色君憂一曰馬忽變易赤色主有大喪

馬悲鳴　馬能言

潛潭巴曰天子馬行而鳴天號無聲故馬應之而鳴天鏡曰馬鳴蹹地不食必遠行千里若國君所乘馬主伐他國　主乘馬夜悲鳴國有外賊　京房曰馬無故一

夜皆鳴且有大兵來者　又曰馬能言如其言吉則吉言凶則凶　呂氏春秋曰亂國之妖馬乃言

馬入宮殿

潛潭巴曰有馬入宮大臣不從行不忠其有聲也臣名於天下主令不行輕見虜注云馬地精隂也從人無所不之今忽入宮臣欲奪主位居其宮之祥也有聲是日而鳴聲者欲行主教令也　京房曰馬走入君宮有兵事大憂　異苑曰後趙建武十四年有妖馬一足色青尾

爑燎自中陽走闕下是歲虎死國亂　晉陽秋曰咸康八年有馬色赤如血自宣陽門直入殿前走出不知所之　二石偽事曰石混説建武十四年時忽有斕馬一疋有四目繫著殿中十餘日突去不知所在

馬生角

地鏡曰馬忽生角其君以兵攻國破亡　吕氏春秋曰亂國之妖馬乃生角　京房曰下不順政厥妖馬生角兹謂賢士不足　又曰天子親伐馬生角　洪範五行

傳曰文帝十二年有馬生角於吴在耳前上向右角長三寸左角長二寸皆大二寸劉向以為馬不當生角猶吴王不當舉兵向上也　又曰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廐馬生角左右耳前圍長各一寸是時王莽為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晉紀曰隆安四年梁州刺史郭詮送馬生角桓玄之應也　趙書曰前趙臨涇縣馬生角在耳長七寸摇之則動

牡馬生駒

京房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駒　史記秦昭王二十年牡馬生駒而死非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强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　漢書五行志曰哀帝建平二年定襄牡馬生駒三足隨羣飲食太守以聞馬國之武用三足不任用之象後侍中董賢年二十二為大司馬居上公之位天下不宗哀帝暴崩成帝母王太后召弟子新都侯王莽入收賢印綬賢自殺莽因代之

馬生子異形

京房曰馬生子一目其君弱　馬生子三目以上臣制主令　馬生子二口以上者其令多亂　馬生子三鼻以上民流亡　馬生子三耳以上其民人多死者　馬生子二足以上民流亡　馬生子三足其邑主且有不祥　馬生子二陰以上有兵　馬生子目在腹下及在旁其邑有兵　馬生子目在四支其邑俘囚　馬生子目在陰其邑大弱主亡　馬生子目在背民流亡不從令　馬生子口在背邑民大去其君　馬生子口在

腹邑饑五穀大貴　馬生子耳鼻在四支者兵作　馬生子耳鼻在腹及背臣謀叛上敗績　馬生子足在首失邑君　馬生子足在背人主有行　馬生子及在腹主勞民饑　馬生子尾在首足穀不成　馬生子尾在背其君搖　馬生子尾在腹臣謀反　馬生子無目其邑君久疾　馬生子無口鼻其邑君無子　馬生子無耳主失位　馬生子無足主失位　古今注曰漢哀帝大初四年中張幼鄉有馬生子一身三頭九口各有言民皆書

之户工華陽國志曰蜀李特將亡馬生駒一頭二身著六牙一壯　異苑曰李勢時有馬生駒一頭二身六脚身中有牝壯

馬生人

京房曰上無天子諸侯相伐民流百姓勞厥妖馬生人　馬生人一身有兩頭以上邑有反者兵大作　馬生人一首三額以上邑相撓亂　馬生人一首兩額以上邑有大兵　馬生人一身而兩首無目一耳居額以上

且有兵　馬生人一身三首以上三耳以上無目一耳居額上是謂不祥天下有兵民流亡　馬生人一身兩首九口鼻居項天下大饑民流亡　馬生人一身兩首以上無耳無口二鼻以上一鼻著項一鼻著額天下有兵喪　馬生人一身兩首邑無主　馬生人一身而兩面以上其邑大不祥　馬生人三首以上邑爭凶　馬生人一身三耳以上其邑亂　馬生人一首兩鼻以上邑民貧　馬生人有臂無首足邑有兵不勝凶　馬生

人三臂以上邑君有惡疾　馬生人三足以上其邑勞　馬生人三腹以上無足邑有大喪　馬生人三陰以上臣謀其主　馬生人首在腋下主賊殺其臣　馬生人首在足下邑君私社稷亡　馬生人首在背民大勞苦　馬生人首在陰其君亡地　馬生人目在腋下其君喪　馬生人目在背邑有大兵流亡　馬生人目在腹若喉顙人主有亡地　馬生人目在足下此謂下視欲謀其上　馬生人口在腹邑有兵民且飢　馬生人

口在背邑有大事民絶食　馬生人鼻在腹下主令不行　馬生人鼻在足下民相從哭　馬生人鼻在腹下其邑榖不成　馬生人鼻在背邑民勞　馬生人鼻在陰邑君鬼神不享　馬生人耳在背民不相從邑有兵　馬生人耳在腹其邑弱主治不行　馬生人耳在陰賢者不上通　馬生人腹在跨其邑大飢君亡地　馬生人陰在上其君無子　馬生人陰在背腹民飢臣下大謀其主　馬生人四支在首及項其君失位　馬生

人無首其君大疾　馬生人無目其國失令亡　馬生人無口天下大飢　馬生人無鼻其邑有喪　馬生人無耳其邑有兕鷩人主　馬生人無手足其邑不穀　馬生人無臂邑有兵兵敗　馬生人無腹邑亡有兵民飢　馬生人人身而畜面者民飢主易　馬生人人面而六畜身者是不祥邑有兵　馬生人人面野獸身者邑有大客及兵　馬生人人身而野獸面天下有亡邑　馬生人人面鳥身是謂不祥邑有兵　馬生人人身

而蟲蛇面者邑且亡　馬生人人面而蟲虵身者謂邑虛及有兵　馬生人人身而蛇龍面其邑有弱主不治　馬生人人面而龍蛇身者民流亡　洪範五行傳曰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後始皇蓋吕不韋子也　史記曰秦孝公有馬生人劉向以為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功而還自害也

馬生六畜

京房曰馬生六畜君有大事　馬生羊邑安又曰國無憂民大安　馬生牛人安五穀蕃　馬生六畜一首兩身其君且逐　馬生六畜二口以上天下有作兵者

馬生六畜二鼻以上民大飢　馬生六畜三耳三目以上君失社稷亡　馬生六畜無首人君失位馬生六畜無四支其君不安　馬生六畜無目臣塞君之善上令不行　馬生六畜無鼻口天下有兵　馬生六畜無耳天子失忠臣　馬生六畜無陰者女主治

馬生野獸飛鳥　馬生魚蟲

京房曰馬生野獸有他變民盡為兵　馬生野獸天下不通　馬生飛鳥民不安有反臣　馬生飛鳥有他變形者皆為兵喪　又曰馬生魚邑主憂又云大水至穀不成　馬生蟲虵及蜂蚊者其邑流亡

馬生五穀金錢鐵石土草木

京房曰馬生五穀歲樂昌　馬生金錢其邑臣有欲賊主者　馬生石其邑飢　馬生土其邑增地　馬生草

木其君疾　馬生布帛者政令且更

唐開元占經卷一百十八